



杜会玲

坐饮香茶爱塔山

崔建华

好茶出塔山,苍茫云海间。

塔山在哪?横亘于常宁南部,处在与浪漫夏威夷、“春城”昆明、“凉都”六盘水同一纬度的北纬26度线上,常年云雾缭绕,连绵数十里,天堂山国家森林公园、天湖国家湿地公园都在其范围。虽只是阳明山余脉,但巍峨气势丝毫未减,海拔800米至1000米的山峰多达63座,1000米以上的也有16座,层峦叠嶂成了常宁的屋脊,人称“衡阳市的西藏”。这样的群山、这样的纬度、这样的海拔,让“高山出好茶”的俗谚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,尤其是当地海拔600米至800米的绝佳产茶带上,出产的据传为宋代贡品的塔山山岚茶,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类茶叶赛事中屡获大奖,成了湘茶中的一匹“黑马”……

这都源于当地五年前才开始的产业转型,昔日长满灌木和杂草的山地逐步被开辟为茶园后,五年来当地茶园面积已由不足3万亩扩张到了8万亩。勤劳的人们唤醒了沉睡的高山,改变了河流的模样,沿着山坡和河谷连绵不断的茶园,已成了近年来塔山最令人惊艳的风景——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,在此有了最直观的展现。

去塔山,依然最适宜沿着古人的足迹。

清康熙年间进士、常宁人段巖生曾在《塔山记》中写道,“塔山者,湘山之首也。由湘山之麓三十里为桃源洞,洞口初入甚窄,山环如堵。少间豁然开爽,桑麻鸡犬,有桃花流水之致……”

这俨然世外桃源的胜景,今天的人们只要溯宜水而上塔山,看到的也仍是这般场景:车窗外群峰耸峙、云雾飘渺,莽莽苍苍的杉林和竹林向世人展示着“杉木南竹之乡”的盛状。公路一侧的宜水潺潺流淌,清澈见底,一路欢歌。与《塔山记》最大的不同,就是有了明珠一般的高山湖泊——洋泉水库,从而让沿途多了一道旖旎的湖光山色……

一代大儒王船山曾隐居于塔山之下,对于此地山水,他在《新秋看洋山雨过》一诗中如此写道:“南楚秋风日,轻阴太白方。参差分远嶂,明灭亘斜阳。旋度云间树,还吹山际香。鹭飞初掠润,燕语乍矜凉。云断天逾碧,林疏野乍光。余霞侵月浅,晚露过溪长。薄袂冷冷善,闲愁鼎鼎忘。萧斋聊隐几,吾道在沧浪。”

诗中的“洋山”泛指常宁南部的群山,昔日只是瑶人的栖身之所。瑶人本属蚩尤后代,是所谓的“蛮族”,因长期遭受封建压迫和民族歧视,一直处在反抗封建统治的前沿。《元和郡县图志·江南道五》载,“宋元徽中,三洞蛮抄掠州县,移就江东,因寇止息,遂号新宁。”常宁史上称为“新宁”,得名就源于境内瑶民造反暴动的刚刚平息。令人诧异的是,史上南方各地的瑶民起义,最终大多都会选择在塔山集聚兵力,再辐射周边。譬如明初的奉虎满,清末的赵金龙、赵福才领导的瑶民起义,均如此,波及了湘粤桂三地。后者还在魏源的《圣武记》中留有记载:“湖南衡、永、郴、桂四州郡,界连广东连州、广西全州,锯五岭之脊,民瑶杂错……党联官役,瑶无所息,于是金龙妖煽其峒,倡言复仇。”这是因为此处是南方山地与湘中平原的最前沿,进可攻、退可守,还是因为此处即为瑶民的历史发祥地,好比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一样,必须誓死捍卫呢?不得而知。

今日瑶民早已与我们并无二致,操着流利的普通话或者广州白话,或西装革履、或花枝招展,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出自于哪个闭塞的瑶峒里。而留在山中的汉瑶民众,也大多种起了茶树,当起了茶农,他们对自己深爱的塔山山岚茶有种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天然自信,就像当年血脉偾张的先祖们一样,对自己种的茶叶品质胸有成竹,睥睨着天下形形色色的各种茗茶……

不是他们自负,是因为此处,山是好山。

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言:“上者生烂石。”指的就是最好的茶叶都生长于透水性好的乱石堆中。而以花岗岩为主构成的塔山,到处皆有富锌富硒的风化山石,形成的土壤即为茶树生长的绝佳载体。在高山云雾的滋养中,在众多植被的掩映下,塔山茶叶能够长期保持鲜嫩而且富含芳香物质,从而无论是加工成绿茶、红茶还是黄茶、黑茶,都可以做到极致。

不是他们自大,是因为此处,水是好水。

塔山之上,四季清泉四溢,到处深涧飞瀑,是白水、宜水、潭水的发源地,狮园村地段还勘察出了商业开发规模的高山温泉。如此发达的水系,让塔山湿度极大且多云雨,尤其利于茶树的生长。按照《茶经》“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”的说法,此处的山泉水泡茶,也有着其他地方的水难以企及、无法拥有的别样风味,颇能征服老茶客的味蕾!

不是他们自傲,是因为此处,茶是好茶。

此处的茶叶和茶园,早已通过欧盟和美国的有机认证,常宁也已荣获中国生态有机茶之乡和全省十强生态产茶县市,高山、生态、有机的塔山山岚茶,滋味清香醇厚,汤色清澈绿净,入口后齿颊生香、回甘绵长,饮上一杯后,方知山中乾坤大,杯中日月长……

到塔山去,在春天浩荡的杜鹃花海,在四季青葱的茂密竹林,在流水淙淙的山涧溪谷,在云雾飘渺的高山之巅,赏山水、观茶园、品香茗,野泉烟火白云间,坐饮香茶爱此山!

去凤凰旅游。早晨六点半,同来的伙伴们都去“东游西逛”了,我们一家单独行动,去看望在沅江边长眠的沈从文先生。

沿沅江向东,在古老狭长的小巷子里穿行。太阳刚刚冒出额头,巷子里除了寥寥几家卖早点的,几乎空无一人。几条木船静静地停靠在桥边,沅江水缓缓地向前涌动着,昨夜的霓虹、喧嚣早已被它一波一波地送到了遥远的下游。两边的店铺酒吧大门紧闭,夜晚的笙歌狂欢太浓重,巷子的气息还停留在浅梦里,但也快醒了。

沿着指示牌拾级而上,在半山坡终于看见了沈先生的墓地。纵面锯开、半截插在山坡上的树木上用墨书写着:沈从文墓。那块众人皆知的五彩石安静地伫立在碎石精心铺出来的一块平地上。五彩石阴面长了厚厚一层青绿的苔藓。彩石顶部,不知谁搁了两片红色的岩石,一支燃了一半熄灭的香烟——我还发现一枚漂亮的刻着六字大明咒的光滑透亮的鹅卵石!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前来看望沈先生的游客所留。彩石下两边各有一小盆碧绿的花草——不用想我也知道,那是沈先生家乡的虎耳草。它们长着碧绿的

那一夜

唐玲秀

总是不自觉想起
那个暮春之夜
你眸中的星光
璀璨了我的苍穹

如一首激昂的诗
献媚的篝火
在酒杯中晃动
在我梦中的春风里晃动

也许每个人
都有属于自己的夜晚
一个注定要美丽一生的夜晚
如此短暂,有如绚烂的夏花

走出黑暗
仅仅只有一瞬
而我
用完了一生的光亮

七律两首

陈 军

同窗

初心用志共征船,梦想追星续远天。
坎坷人生樯引首,崎岖道路缆连连。
邀云诵忆寒单月,把酒欢歌盛世筵。
笑口常开无悔怨,诗书作伴乐陶然。

芒种游南湖

送爽清风润绿茵,流云夹岸柳娇妍。
荷花秀逸影深透,菽麦丰盈郁馥飘。
觅蕊群蝶阡陌舞,休闲百客墅园邀。
延望风光无限美,弦歌阵阵入云霄。

爱情就是过日子

韩国光

父母的爱情,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比较遥远的。

我父亲生于1930年2月,11岁就从南京老家来到蚌埠学徒。蚌埠解放时,父亲进入税务局工作。我母亲一共姊妹四个。有一天,外婆借口就把读书的母亲她弄回了家,外婆烧着柴禾锅灶就说了:“继珍,你看俺家经济条件也不好,你几个都上学家里也供养不起了,俺打算给你说个婆家算了……”继珍是我母亲的名字,她帮拉着风箱,与我外婆两人叙着话就哭了。

之后母亲就辍学回家,外婆托在蚌埠税务局工作的娘家亲戚物色对象。人家推荐说,单位里一双浓眉的税管员小韩不错,虽然人个头不高,家境困难,可为人忠厚、老实。两人见面后,我母亲这边也没回话。当时我母亲才18周岁,不想这么早就嫁人,而我外婆虽说急着给闺女说婆家,可内心里又有着不舍。这时,浓眉毛小韩自己从蚌埠坐船到了怀远,找到了母亲村里。外公外婆一家人包括乡里邻居都见到了这个满口南京话的小韩。大家从面谈话中都感到,这个小伙子像个过日子的人。不久,两人终身大事就定下来了。

随后他俩通了几封信。1957年4月,母亲的户口从怀远迁到了蚌埠,办了结婚证。新房是单位简易宿舍二层小楼,我的爹爹奶奶住楼下的一间,新婚的父母住楼上的一间,面积很小,墙壁都是用篱笆隔的,虽说墙面糊了石灰,可讲话都不隔音。母亲结婚后去染织厂做挡车工,工余时间就陪父亲一起去雪花山那边收税。他们见了熟人就一前一后躲着走,有的熟人发现了就问我父亲:“韩宝兴,刚才你俩还一起走的,她是你新婚的爱人吧?”父亲和母亲都涨红着脸,父亲不好意思地说:“是的,就是的。”

后来,父亲服从组织分配,也从税务局去了水厂,1969年冬天又下放去了怀远乡下。我的母亲也从染织厂出来,在工农路临时看管居民水站。这以后,风里来雨里去的母亲就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了。今天一定要问问仍健在的母亲:爱情是什么?她说,我们那时候谈对象简单,你有米我有面,两人见见面就成了,爱情就是过日子。